

蓮宗十三祖傳略



達宗十三祖傳略



普為施資 回向偈曰
讀誦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助成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香港佛經流通處謹識

◀ 品賣非 ▶

蓮宗十三祖傳略

普贈各界·廣結善緣

佛曆式伍叁玖年（西曆一九九五）
歲次乙亥年四月初八日
釋迦牟尼佛聖誕良辰 敬印肆萬本

印贈者 隱名氏

出版者：上海佛學書局
地址：常德路二二〇號
郵編：二〇〇〇四〇
督印及印刷者 上海共和彩印廠

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准印證92第148號

莲宗十三祖传略目次

慧远大师	………	一	莲池大师	………	三〇
善导大师	………	八	○益大师	………	三八
承远大师	………	十三	截流大师	………	四四
法照大师	………	一九	省庵大师	………	四五
少康大师	………	二四	彻悟大师	………	四六
永明大师	………	二六	印光大师	………	四九
省常大师	………	二九			

莲宗第一祖慧远大师传略

大师讳慧远，姓贾氏，雁门人。幼而好学，年十三，随舅令狐氏游学许洛。博综六经，尤善老庄，宿儒先达，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渡江从学范宁，适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时沙门释道安，建刹于太行恒山，弘赞象法，声甚著闻，远有弟名慧持，冲默有远量，时年十八，兄弟遂转南行之志，北至受都寺，乃入道安之门，闻安师讲般若经，豁然开悟，叹曰：九流异议，皆糠粃耳，遂与弟慧持，投簪落发，委命受业。

既入乎道，厉然不群，常欲总摄纲维，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贫旅无资，缁纡常缺，而昆弟恪恭，始终不懈，有沙门昙翼，每给以灯烛之费，安公闻之曰：道士诚知人矣。

师藉慧解于前因，发胜心于旷劫，故能神明英越，机鉴遐深。安公常叹曰：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

年二十四，便就讲说，尝有客听讲，难实相义，往复移时，弥增疑昧，师乃引庄子义为连类，使惑者晓然。是后安公，特听慧远不废俗书。安有弟子法遇、昙

徽，皆风才照灼，志业清敏，并推服焉。

时当东晋，中原鼎沸，师随安公流徙，尝次新野，避兵解散徒众，师与同学慧永，约隐罗浮，因事不果。（按安公于新野避兵，解散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唯对师无一言，师跪请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公曰：如对于汝，吾复何虑。于是安公与道立等少数之士，共赴长安。）师及慧持、昙邕，共向荆州，留居上明寺五年，忆慧永罗浮之约，乃循扬子江南下，次于浚阳，见庐峰清净，可以息心，不期复与慧永遇。

先是太元年间，慧永道出浚阳，受郡人陶范遮留，筑西林寺居之，闻远公至，挽请入山，劝同栖止，师相地至东麓，以杖卓地曰：若此可居，当使朽壤抽泉，泉应手迸出，涌浚成溪，乃诛茅为庵。时东晋太元九年，远公五十一岁也。

师德馨闻，来集渐众，因开讲涅槃经，感得山神献灵，资助材木，雷雨辟地。慧永告江州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宏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隘不可处，如何？桓伊闻灵瑞，大生敬感，乃奏立东林寺。名其殿曰神运，时远公五十三岁。

远公自入山以来，凡三十二年，影不出山。凡送客，以虎溪为界。师尝送陶渊明与陆修静，因语道契合，不觉过溪，相与大笑，后世因传虎溪三笑图焉。

师神貌严肃，容正方棱，凡预瞻睹，莫不心形战栗，曾有一沙门，持竹如意，欲以致献，入山信宿，竟不敢陈，窃留座隅而去。又有慧义法师，强立不憚，将欲造山，谓弟子慧宝曰：诸君庸才，望风推服，今试观我如何？至山，值师讲法华，每欲难问。辄内悸流汗，竟不敢问，出谓慧宝曰：此公定可讶，其伏物盖众也如此。

殷仲堪任荆州，过山展敬，与师俱临北涧松下，共谈易道，终日忘倦，堪叹曰：师智识深明，实难庶几！师亦曰：君之才辩，如比流泉，后人因名其处曰聪明泉。后桓玄征殷仲堪，亦军经庐山，要师出虎溪，师称疾不堪，玄自入山。左右谓玄曰：昔殷仲堪入山礼远，愿公勿敬之，玄答：何有此理，仲堪本死人耳。及见师，不觉致敬屈膝。玄问不敢毁伤，何以剪削？师答曰：立身行道。玄称善。所怀问难，不敢复言。乃说征讨之意，师不答。玄又问何以见愿？师曰：愿檀越安稳，使彼亦复无他。玄出山，谓左右曰：实乃生平所未见。

玄后以震主之威，苦相廷致，乃贻书骋说，劝令登仕，师答辞坚正，确乎不拔，志逾丹石，终莫能回。俄而玄欲沙汰众僧，教僚属曰：沙门有能伸述经诰，畅说义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违于此者，悉皆罢道，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例。师因致书，广玄条制，玄悉从之。

成帝冲幼时，庾冰辅政，以沙门应敬王者，尚书令何充、仆射褚翌、诸葛恢等，奏不应敬礼，官议悉同充等，门下承冰旨为驳，同异纷然，竟莫能定。及桓玄在姑孰，复申冰议，欲令尽敬，乃与远书。师答书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庙之器，尘外之容，不应致敬王者。乃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玄始孰意甚坚，得远公书，乃作罢。及桓玄篡位，刘裕起兵伐玄，玄西奔，东晋安帝，自江陵旋驾京师。辅国何无忌，劝师迎候，师称疾不赴，帝遣使劳问，师上书谢病，帝复下诏慰答。

又卢循初下据江州城，入山诣师。师少与循父嘏同为书生，及见循，欢然道旧，因朝夕音介。僧有谏师者曰：循为国寇，与之交厚，得不为人疑否？师曰：我佛法中，情无取舍，岂不为识者所察，此不足惧。及宋武追讨卢循，设帐桑尾，左右曰：远公素住庐山，与循交厚。宋武曰：远公世表之人，必无彼此，乃遣使驰书致敬，并遗钱米，于是远近方服其明见。

师入山以来，三十二年间，初十一年间，凡三睹圣相，未尝语人。后十九年七月晦月之夕，师于般若台之东龕，从定方起，见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圆光中，有诸化佛，观音、势至，左右侍立。又见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如十六观经所说。佛告师曰：我以本愿力故，来慰告汝，汝后七

日，当生我国。又见佛驮耶舍、慧持、慧永、刘程之，皆在佛侧。前揖师曰：师志在先，来何晚也。

师语法净、慧宝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见佛相，今复见之，吾生净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为渐矣。即寢疾，制遗诫曰：吾昔以知命之年，托业此山，自审有毕尽之期，便欲绝迹外缘，以求其志，良由性弱于断，遂令同趣相引，时贤过眷，情以类感，不觉形与运颓，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寻违离之悔，俯慨自负之心，徒令此生虚谢，以悼往疾之深，于今时至，露骸松林之下，即岭为坟，与土木同状，此乃古今之礼，汝等勿违，苟神理不昧，庶达其诚，大哀世尊，亦当祐之以道。门徒号恸，若丧父母，师以世情难割，乃制七日展哀，于期将顺寂，耆德请以鼓酒治病，师曰：律无通文，不许。请饮米汁，曰：日过中矣，又不许。次以蜜和水，请饮浆，乃令披律寻文，卷未半，溘然而逝。弟子不忍露尸，与浚阳太守阮侃，奉全躯举葬于西岭，累石为塔，谢灵运为文建碑，以铭遗德；张野作序，宗炳复立碑于寺门。

远祖历朝谥号

晋安帝义熙年，谥庐山尊者，鸿胪大卿，白莲社主。

蓮宗第一祖慧遠大師傳略

唐宣宗大中二年，謚辯覺大師。

南唐升元三年，謚正覺大師。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謚圓悟大師。

宋孝宗乾道二年，謚等遍正覺圓悟大法師。

遠公所著書

大智論要略二十卷。（亦名釋論要鈔）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三卷。（并羅什答）

何昆曇心序一卷。

妙法蓮華序一卷。

修行方便禪經序一卷。

法性論一卷。

釋三報論一卷。

不敬王者論一卷。

大智論序一卷。

三法度序一卷。

明報應論一卷。

辯心識論一卷。

沙門祖服法論一卷。

佛影贊一卷。

摘錄《香光閣隨筆》

附 远公念佛三昧诗序

念佛三昧者何，思专想寂之谓也。思专，则志一不分，想寂，则气虚神朗。气虚，则智恬其照，神朗，则无幽不彻。斯二，乃自然之玄符，会一而致用也。又诸三昧，其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何者，穷玄极寂，尊号如来，体神合变，应不以方，故令人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缘以成鉴，鉴明，则内照交映，而万相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闻见行焉。于是灵相湛一，清明自然，元音叩心，滞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与於此哉，所以奉法诸贤，咸思一揆之契，感寸阴之将颓，惧来储之未积，于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寝，夙兴唯勤，庶夫贞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仰援超步，拔茅之兴。俯引弱进。垂策其后，以此览众篇之挥翰，岂从文咏而已哉。

莲宗第二祖善导大师传略

大师讳善导，字净业，不委何许人。生于隋炀帝大业九年。十岁时，于密州投明胜法师出家，初习三论宗。继诵法华，维摩等经。将受具，自维教门非一，若不契机，功即徒使，及依妙开律师受具戒已，一日入大藏默祝，信手探得一经，乃观无量寿经也，乃曰：何当托质莲台，栖神净土，乃潜心此经。慨然曰：修余行业，迂僻难成，唯此观门速超生死，合得之矣。自此常修十六观门，思惟西方胜境。

又慕远公芳躅，特往庐山瞻礼遗范，身心豁然，乃隐于终南悟真寺，不数年，观想深妙，定中备见宝阁、瑶池、金座，宛在目前，不觉涕泗交流，举身投地。既获胜定，乃历访名德，随方利物。

贞观年间，闻道绰禅师于晋阳开闡净土法门，立九品道场，不远千里，往问津要。绰禅师授与无量寿经，（或曰观无量寿经）披卷详览，比来所睹，宛然如在，因即发定，七日不起，时绰禅师年已八十，而导师则年二十九也，绰禅师见师入定，发得三昧，乃问曰：道绰念佛，得往生否？师曰：可办一茎莲华，置之佛前，行道七日，华不萎悴，即得往生。依之七日，果然华不萎黄，绰叹其深诣，因请入

定更观，当得生否？导即入定，须臾报曰：师当忏三罪，乃得往生。一者，师尝安佛尊像在檐牖下，自处深房，当于十方佛前忏第一罪。二者，驱使策役出家人，当于四方僧前忏第二罪。三者，营造屋宇、损伤虫命，当于一切众生前忏悔第三罪。绰公静思往咎，所说不虚，乃如法洗心忏悔，师告绰公曰：师罪灭矣，后有白光照烛，是师往生之相也，后于四月八佛诞日，绰公定中见昙鸾大师乘七宝船，在空中曰：汝于净土，堂宇已成，但惟报命未尽耳。复有化佛菩萨，飘飘在空中，众皆同见。

绰师寂于贞观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寿八十四。后人评曰：西河禅师，多年念佛，犹有残罪当忏，可知自力灭罪之难、不仗他力，罪何由灭，一句佛号，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他力教之教义伟矣哉。

师一生精苦勤笃，每入堂，则合掌胡跪，一心念佛，非力竭不休，虽时寒冰，亦须流汗。出则为人演说净土法门，三十余年，无别寝处，不暂睡卧，除洗浴外，曾不脱衣。般舟、行道、方等礼佛，以为己任。护持戒品，纤毫不犯，未尝举目视女人，绝意名利，远诸戏笑，所行之处，净身供养，饮食衣服，四时饶益，皆不自享，并将回施，好食送大厨，供养徒众，惟食粗恶，以自支身。诸有布施，用写阿弥陀经十万余卷，画净土变相三百余壁，坏寺废塔，所至修营，燃灯续明，常年不绝，

三衣瓶鉢，不使人持洗，始终无改。常乐乞食，每自責曰：释迦世尊，尚乃分卫，善导何人，敢端居而索供养耶？每自独行，不共众去，恐途中谈论世事，妨修行业，著有劝化径路修行颂曰：渐渐鸡皮鹤发，看看行步龙钟；假饶金玉满堂，难免衰残老病；任汝千般快乐，无常终是到来！唯有径路修行，但念弥陀佛。

或问何故不令人作观，直遣专称名号耶？师曰：众生障重，境细心粗，识扬神飞，观难成就。是以大圣悲怜，直劝专称名字，正由称名易故，相续即生。若能念念相续，毕命为期，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无外杂缘，得正念故，与佛本愿相应故，不违教故，顺佛语故。若舍专念，修杂念者，百中希得一二，何以故？杂缘乱动，失正念故，与佛本愿不相应故，与教相违故，不顺佛语故，系念不相续故，心不续念报佛恩故，虽作行业，常与名利相应故，乐近杂缘，自障障他，往生正行故，此见诸方道俗，解行不同，专杂有异，但使专意作者，十即十生，修杂不至心者，千中无一，愿一切人等，善自思惟，行住坐卧，必须厉心克己，昼夜莫废，毕命为期，前念命终，后念即生，长时永劫，常受无为法乐，乃至成佛，岂不快哉。

又作临终正念文云：知归子致问于净业和尚曰：世之大者，莫越生死，一息不来，乃属后世；一念若错，便堕轮回，小子累蒙开诲，念佛往生之法，其理虽

明，又恐病来死至之时，心识散乱，仍虑家人感动正念，忘失净因，伏望重示归迳之方，俾脱沈轮之苦。师曰：善哉，问也！凡人临命终时，欲得往生净土者，须先准备，不得怕死贪生，常自思念，我现在之身，多有众苦、不净恶业，种种交缠，若得舍此秽身，超生净土，受无量快乐，见佛闻法，离苦解脱，乃是称意之事，如脱臭弊之衣，得换珍御之服，放下身心，莫生恋着，才有病患，莫论轻重，便念无常，一心待尽，须嘱家人，看病人，问候人，凡来我前，但为我念佛，不得说眼前闲杂之话，家缘长短之事，亦不须软语安慰，祝愿安乐，此皆虚华无益。若病重将终，家人亲属，不得来前，垂泪哭泣，及悲叹之声，徒然惑乱心神，反失其正念，但教记取阿弥陀佛，一时高声为我念佛，守令气尽，（气绝后，仍继续念佛六小时，不可停止，不可动着，至为紧要。）若有明解净土之人，频来策励，至为不幸，用此法者，决定往生无疑虑也。此是端的要急之旨，当信而行之。或问平生不曾念佛者，还用得否？答曰：此法僧人、俗人，未念佛人，用之皆得往生，决无疑也。余多见世人，于平常时念佛，礼拜，发愿往生西方，及到病患临终，但只怕死，都说不着往生解脱之事，直待气消命尽，识投冥界，方始十念，恰如贼去关门。济何事耶？死门事大，须是自家着力始得，若一念蹉跎，历劫受苦，谁人相代？思之、思之！奉劝世人，当以此文，贴安堂前，吃饭之处，及来往要路之间，触目惊心，免

令临危忘失，若能于无事前，常以此法精进受持，是为临终大事。

师所化僧尼道俗，临终得往生瑞相，及现生得念佛三昧者，不可称计；持诵阿弥陀经，有十万至三十万遍者，念佛日课，有万五千至十万声者；或问曰：念佛之善，生净土耶？师答曰：如汝所念，遂汝所愿。答已，师乃自念，一句阿弥陀佛，则有一道光，从其口出，十声至百千声，光亦如之。

师于所住之寺院中，画净土变相，忽催令速成就，或问其故？则曰：吾将往生，可住三两夕而已。忽示微疾，掩室怡然长逝，春秋六十九。身体柔软；容光如常。异香音乐，久而方歇。时高宗永隆二年、三月十四日。高宗以师念佛，口出光明，因赐额为光明寺，故后世称师曰：光明和尚。

善导大师所著书

观无量寿经疏四卷（亦称观经四帖疏）

观念法门一卷

法事赞二卷

往生礼赞一卷

般舟赞一卷

临终要诀一卷

念佛镜二卷

大乘布萨法一卷

摘自（香光阁随笔）

莲宗第三祖承远大师传略

大师讳承远，始学于成都唐公，次资州诜公，至荊州进学于玉泉真公。真公令居衡山设教，从其化者以万计，一以念佛而开导之，始居衡山西南岩下，人遗食则食，不遗则食泥土，人与营居，师于衡山常行般舟三昧，（即九十日，不坐，不卧，不杂用心，专念弥陀佛圣号。）后唐代宗闻国师法照大师之言，知师有至德，度诏难起，特南响躬礼，赐其居曰：般舟道场。师之法門，惜不甚详。就师本传所载，知师以专持名号为正行，以布施持戒为助行，贞元十八年入寂，年九十有一。

摘自「思归集」

附录 唐柳宗元 吕温制碑文二篇

（一）南岳弥陀和尚碑 唐永州司马柳宗元制

其词曰：在代宗时，有僧法照为国师，乃言：其师南岳大长老有异德，天子南响而礼焉，度其道不可征，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场，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岩之下，人遗之食则食，不遗则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类是，南极海裔，北自幽都，来